



太朗想史郎

TAIRO SOTAIHORO

TOGGIO

东晓

トギオ



王宁 译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— 七曜文库 —

太朗想史郎

TAROU SOUSHIROU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Togio © 2010 by Soushirou Taro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karajimasha, Inc.
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karajimasha, Inc.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China.
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1 by Beijing Jiban Book Co., Ltd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44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晓 / (日) 太朗想史郎著 ; 王宁译. — 长春 :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4
(七曜文库)
ISBN 978-7-5463-4889-6

I. ①东… II. ①太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3147号

东 晓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[日]太朗想史郎 |
| 译 者 | 王 宁 |
| 出 品 人 | 周殿富 |
| 创 意 |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 |
| 策划编辑 | 渠 诚 |
| 责任编辑 | 顾学云 李瑞玲 |
| 封面设计 | 未 氓 |
| 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|
| 印 张 | 7.5 |
| 版 次 | 2011年4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|
-
- | | |
|-----|---|
| 出 版 |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|
| 地 址 |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邮编：10005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：010-63109462-1104
发行部：010-6310497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jlpg-bj.com/ |
| 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-

ISBN 978-7-5463-4889-6 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462-1040

一东晓

第一部 山村

别无选择，我决定把这孩子背回家。背上
的小白轻得让人吃惊。以至于每当他试图
立起身子时，都会控制不住地一下子又趴
在我背上，如同一只死青蛙。

最终，我还是先于小白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死后快有一个世纪了，但小白对那件事一直念念不忘。

“看我的脖子！”小白抬起下巴对客人说，“像被拧了一样吧？都是让接生婆给弄得，还好没死，只是脖子有点歪！”

“声音也是在那个时候……”

小白苦笑着摇摇歪了的脖子，目光落在了他的“折纸机”上。小白的“折纸机”比客人的大了整整一圈，反复折了好几折。小白把它打开、关上，关上、打开，轻轻摆弄着，嘴里还说道：“这可是宝贝呀！”话音落后才慢慢转向客人。

“折纸机”把小白的语言转换成声音，传递出信息。

“生下来没死，就养着了，但是到三岁时，家里实在养不起了，就把我扔了！”

小白是被遗弃在山上的。其实他完全能找到回家的路，但那样只会遭到父母的呵斥，所以就只能一个人没指望地哭

泣了。尽管如此，这孩子还是不由自主地哭着朝有人居住的村落走去。犹豫不决间，小白来到了一个堆放茅草的场院，索性蹲下来藏在了茅草里。

我正是在那里发现小白的。

我并非是有什麼特别的事才去场院的，仅仅是因为放学后直接回家的话，一定会被差遣去拔草，才故意绕道来这里磨蹭时间，但是也得格外小心，以免家人怀疑。

收获前的场院中，茅草在日光的照射下发出金色的光芒，小白就蜷缩着斜躺在那片光芒里，犹如金光环绕的不倒翁。我问他在干什么，他没有回答，也没说自己是誰，只时不时地从喉咙中发出“啊”、“啊”的声音，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。

别无选择，我决定把这孩子背回家。背上的小白轻得让人吃惊。以至于每当他试图立起身子时，都会控制不住地一下子又趴在我背上，如同一只死青蛙。尽管很轻，下坡时我仍旧不免汗流浹背，连双膝都开始微微发抖了。

路上只遇见了田之上老头儿。这老头儿搭眼一看我背上的孩子，马上就说：“好像是釜田家的二儿子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我扭头问背上的小白，听到的依然是那“啊”、“啊”的声音。想到我一直对他那么好，他却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就算不说感谢什么的，就算还是个怕生的孩子，但总该有个答话吧？想着想着，我不觉气恼起来：“把他再扔回去算了。”正想东想西的时候，田之上老头儿又说开了。

“不会是哭得太厉害，把嗓子哭坏了吧？”

从那以后，小白再未发出过任何声音，直到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“折纸机”。也就是说，直到死，我都没能听到他说话。

我顺便又向老头儿打听起这孩子的名字。

“知道他叫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哟。”

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“小白”，是一年前离家未归的狗的名字。

一到家，我就赶紧把小白藏在了堆放杂物的库房里。很难对家里人立刻说出“我捡回个孩子”这样的话，我多少明白小白一个人待在场院意味着什么。

最终说出这件事是在晚饭的时候。不出所料，父亲勃然大怒，掀翻了饭桌，弄得汤汁四溅。母亲好像平静一些，但也丝毫没有劝劝父亲的意思。太奶奶和奶奶更是无动于衷，她们眼里只有那台图像不清的电视机，要说对眼前这场骚动的唯一反应，那就是皱着眉头调大了电视音量。

父亲气急败坏地穿上拖鞋，一把把我拖出屋外，拉进了对面的库房里。他借着灯光四处张望，嘟囔着：“在哪儿呢？藏起来了吗？”话音中分明透着恼怒。

我指了指那台闲置的耕种机后面。父亲死死抓着我的手腕，气势汹汹地奔了过去。只见小白在那里睡得正香，把空褡裢铺在一团麻绳上当枕头，看上去幸福而舒心。父亲抓住小白的双肩使劲摇晃，但那孩子丝毫没有醒来的意思。在布

满灰尘的库房中，小白睡得如此香甜。

遭人遗弃的孩子会不会就这样永远不再醒来了呢？想到这儿，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，从后面紧紧抱住父亲。事实上，当父亲看到睡梦中的小白时，似乎也有些于心不忍了。

“釜田扔掉这样一个孩子，简直是个魔鬼！”

父亲的话语兴许并非真心，而只是一种无奈的咒骂。

但父亲毕竟不是恶魔。

小白被捡回来后，连续四天高烧不退。母亲多多少少是期盼这孩子死掉的，但也并没有耽搁给他看病。终于，在第五天，小白退烧了。不知是否有人心怀诅咒，小白虽然好了，却听不见了。

在这孩子高烧不退的时候，我比画着告诉他给他起名叫“小白”，他惊喜万分。或许他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只是看明白了已经被这个家庭接纳，确保有了活下去的地方。后来我又问他：“不留恋以前的家人吗？”当然，既听不到又不会表达的小白，只是歪着头嘟着嘴，着急地摇头。

所以，我最初教给小白的就是识字。通过画图、夸张地张大嘴发音，把平假名、片假名^①一个个仔细地教给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教给他如何拿筷子，如何大小便，怎样收拾院子、田里的杂草。除了没告诉他我在学校受欺负的事。总之，对小白，我倾注了无限的爱。

① 日文字母，音节文字的一种，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。

正是因为收留了小白，我才开始在学校屡遭欺辱的。

阿稔住在邻村，平素一向不太亲近，所以虽然从田之上老头儿那里听到了“釜田”这个姓，也压根没想过捡的那孩子会是阿稔的弟弟。哪怕是刹那间闪过这个念头，我都会对小白置之不管的，毕竟我还没有迟钝到宁做他人笑柄。但是，我捡回了小白，成为了大家的笑柄。

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和我一样，很同情阿稔。因为他家里穷，曾经险遭遗弃。或许现在不会了，但仍身处那种危险之中。班上还有一个叫林藏的家伙，平日里总四处宣扬说自己是多亏了嫂嫂死了才免遭遗弃活下来的。他和我一向合不来，所以现在带头欺负起我来。比如，他曾经把太奶奶给我的饭团藏起来，再像施舍似的扔给四处寻找的我。类似事端时有发生。

“捡起来！”

林藏把他的煎鸡蛋扔到我脚下。

“不要！”

“说谎吧？你不是就喜欢捡东西吗？”

“不喜欢！”

“你只喜欢捡别人家的孩子，是吗？”

面对这般挑衅，我头脑一热冲上去就打。这时，林藏他们一伙人就逮住我一直欺负到心满意足为止，非但如此，每每还强词夺理说是因为我动手在先，他们只是正当防卫。对此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此时，班里的其他同学都会站在远处围观，阿稔也一样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当我蜷缩在教室角落里饱受屈辱时，其他同学的脸上都是一副怜悯的笑容，只有阿稔一人对我咬牙切齿，怒目而视。碰到哪天情绪激昂时，还会上来给我几下子。但平时他没有欺负过任何人，老实得很呢。

老师也多次碰到我挨欺负，基本上总是先露出一副尴尬的表情，再好不容易端出老师的架势把我们拉开，而后是对来龙去脉进行一番了解，接着自然就是各打五十大板。所谓的五十大板，也不过是老师在听了林藏他们一伙人说是我先动的手，我说是他们先挑衅的如此等等后，给个口头警告罢了。之所以会这样，跟村子里当时的风气恐怕有不小关系。大家对麻烦事唯恐避之不及，口头警告也不过是为了挡挡老师的面子而已。也就是说，老师实际上并没能制止住他们继续欺负我。

尽管如此，这些老师也比去年从东晓来的国语老师——池田——强得多，至少他们不会让我更加不快。如果是他们恰巧路过，看到我被推下丰收的稻田中，还被起哄嚷嚷着让我赔那些压坏的稻子的话，绝不会像池田那样义愤填膺，更不会对林藏一伙儿说教个不停，这样的胡来举动是绝对不会出现的。

“够了，你们这些家伙！阿健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刁难他呢？”

池田先对林藏他们进行一番警告，紧接着竟然讲起什么生命的重要意义来。诸如，在世界上，有许多生活在战争区

域或者贫困地区的人想活却活不下去；有一些被派遣到这样的地方维持治安的士兵丧命；在东晓，失去工作的志愿兵找不到新的工作，每年有几百人自杀；他以前待的学校，有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，母亲是个志愿兵，培训时被辞退，再也没有找到工作，竟然扔下“折纸机”就连夜逃跑了，成了流浪者；在东晓有超过五十万的亿万富翁住在七合目^①以上的地方，但是无家可归者是他们的十倍，难以置信吧？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疾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就死掉了，邪恶吧？对于这样一个世界，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，但我们至少该对身边的人友善些吧。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番说辞。

到末了，还会把“爱你的邻人”这等世间美事结合着世界形势以及社会问题等，小题大做地再说上一番，而且一定会操着在东晓学会的好听的发音。这些话连我都听腻了，林藏他们一伙儿也肯定不会觉得舒服。不仅如此，池田还硬逼着我和林藏握手言和。

“现在和好吧！”

真恶心！不管是被池田抓过的手腕，还是握过林藏的手的手心，都让我觉得像插进了臭气熏天的肥料堆里一样，一刻都不愿意等地想要立马去消毒。林藏看上去也是很不高兴，撅着嘴，耷拉着眼皮，不悦之情，显而易见。

如果还不能让池田满意的话，林藏就会使劲儿拍拍我的

① 在日本表示登山路的概略单位，到山顶按路的险阻程度分为十合目，七合目就是在山的十分之七高度处。

肩说：“好了，过去了！”

收养小白这件事，对我们家造成的影响也日渐明朗了。往年收割稻子时，邻居街坊都会前来帮忙，但是今年一家都没来，不过也多亏了这样，我才得以向学校告假。如果别人认为这是表示我屈服了，我会大为光火的。不过确实是因为收养了小白，现在才不得不向学校请假的，间接来说，也算是这么一回事。

在一个蒙蒙细雨的上午，我们开始了收割稻田的工作，比想象的麻烦多了。光是不断弯下腰用稻草扎稻子这个简单的活儿，就无聊透顶了，再加上腰疼得不得了，稻草还老是划破手指。总而言之，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奶奶说的那种劳动的喜悦。但这活儿好像很合小白的心意。尽管他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很不舒服，也总是系不好扎稻子的稻草，却始终一声不吭地埋头苦干。那副年少刚毅的模样，着实打动了太奶奶和奶奶的心。而我却一直在为怎样才能逃跑而纠结不止。

“我回去准备午饭吧？”

“不用了，有你妈在呢。什么也不干，光想着怎么偷懒。”

没能得逞的我越发厌倦这种活儿了，趁太奶奶、奶奶没注意，溜到田埂上坐下来休息。但这只是我一相情愿的想法，太奶奶眼神儿好得似乎后背上长了眼睛一样。

“有那么累吗？看看人家小白！”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懒散地不停坐下来休息，奶奶终于忍无可忍了。

“如果不愿意干，去别的地方好了，和我们不一样，你会
有邻居帮忙的。”

“要是用仓库里的机器，早就干完了……”

“油这么贵，买得起吗？别废话了，手脚勤快点！”

被奶奶训斥了一番后，没办法只能又开始割稻子了。这时，小白一步一步地挪到我跟前，把手笔直地伸到我面前，向我做了一个“抱歉”的手势。刘海儿很可爱地贴在额头上，小脸儿上的表情却告诉我他的确很害怕会被再次遗弃。此后，我也一直闷头继续干活儿，直到把稻子搭在架子上全都晒干。

两天后，我在学校一出现，班上的同学似乎都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，林藏一伙儿依然把我当做取笑的对象，阿稔也依旧板着脸。

怎么也习惯不了这种粗暴的欢迎仪式，就这样终于熬到了放学时间。在麻烦出现前，我必须利落地把所有东西收拾好立刻离开学校。心里这样想着，在门口换鞋。突然，从背后传来一声怯怯的问话声。

“请问，你是莲沼健吗？”

回头一看，是一个戴着一副好像是从母亲那辈传下来的、过时的圆眼镜，左右扎着两个麻花辫的女孩儿。她用手摆弄着右边的辫子，微微歪着头问道。身上穿的校服衬衣的领子松松垮垮的，与之搭配的是齐膝短裙，看上去土里土气的。

我回答说是，她自我介绍了一番，我知道了她叫香里。香里把我拽到学校存放体育器械的仓库后面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我挣开被她抓着手腕，简单地问道。我断定香里身为小白和阿稔的姐姐，把我拽到这里来，无非是想问小白的事情。但我已决定绝口不答。

“听说你请了两天假。”

她操着和池田一样好听的发音。这样的发音和战战兢兢的语调让我更加焦躁不安。

“只是因为收割稻子，没别的事儿。”

“听说你请假没来上学，我有些担心。只是因为收割稻子吗？”

香里好像真的很担心我没来上学这件事似的，又反复问了好几遍，我也捺着性子又重复回答了好几遍。就这样，几分钟后，她看上去心情明朗了。

“原来只是这样呀。”

我猜她早晚会问小白的事情，便转过身去不再理她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她并没有理会我，而且压根儿连“小白”的名字都没提，我略感失望地离开了。在拐弯儿的地方，我瞥了香里一眼，她笑着对我轻轻点了一下头。

回家的路上，每当想起香里最后的笑脸，我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。那完全是一副面对品行不端的弟弟时才会有的笑脸嘛。她是小白的姐姐，也称得上是我的姐姐了。但是我才不愿意呢。无论如何都不愿意。圆圆的眼镜，左右两个三股麻花辫，怯生生的眼神，矮鼻梁，憔悴消瘦的脸颊，尖尖的下巴，

不合身的校服，装腔作势的腔调，所有的一切都不合我的心意。

我甚至想不如强奸她算了。把那校服撕碎，狗急跳墙，强行进入她的身体，那就应该笑不出来了吧。难道香里意识不到她不是我的姐姐，如今也和小白没有任何关系了吗？

愤怒再加上胡思乱想，我根本就无心注意周围的一切了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在好几十年没整修过的马路上，到处都是卷了边儿的沥青毡。放学的路上，原本我都会戒备十足的，但今天压根儿就是毫无戒备。

突然，有人在背后一下子抓住了我，然后把我推到了干水渠边上。我的胳膊肘和膝盖都被擦破了。回头一看，又是林藏，看到他手里拿的东西，我已经猜到会发生什么了。

我拼命想逃，但刚才摔倒后就立刻被和弘、牧夫摁住了手脚。无论怎么挣扎也动弹不得。林藏得意地笑着，十分开心地开始用手里拿的剪刀剪我的校服了。我越大声呼救，这个家伙似乎越是高兴。此时当然也有同学经过，但不会有人帮我的，他们只当视而不见。我身上这件衣服又小又紧，却是我最好的一件了。就这样，衣服被剪得四分五裂。我一丝不挂了。

“别让他吃苦头！”

林藏对身旁的阿翼一使眼色，阿翼多少有些不高兴地赶快拿出“折纸机”，把里面一幅淫秽不堪的图像摆在我面前。然后开始用戴着手套的手捋我的阴茎，让它勃起。林藏、和弘、牧夫互相说着“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”，大笑不止。阿翼则一

言不发地继续手里的活儿。

我一边哭着一边乞求他们不要再这样了，但这让林藏更高兴了。林藏看着时机差不多了，又向阿翼一使眼色，“折纸机”上的图像换成了一个全身都是黑亮的肌肉，满面笑容的男人。

看着这个男人，我射了出来。

阿翼厌恶地摘掉牢牢套在手上的手套，一把扔在我肚子上。摠着我的和弘、牧夫则大叫一声抽身跑开了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太脏了。”

林藏一伙儿大笑起来，拍了拍阿翼，一起扬长离去。

我抹着眼泪，光着身子往家走。虽然害羞得不得了，边跑边使劲弯起身子试图挡住胯间，但根本就是白费力气。而且，这个时候理应也不会理直气壮，路上碰到的人对我白眼相加，冷嘲热讽、皱眉蹙眼，而我也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残酷的事实。

回家后，理也没理看到我什么都没穿时目瞪口呆的太奶奶和奶奶，径自去衣柜里翻衣服。

“你的衣服呢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挤出这句话后，我就把自己关进库房，一个人纵情大哭起来。我使劲耨耕种机，把架子上摆的东西随手拿起，狠狠摔在地上，胡乱拿东西出着气。一边大喊着“畜生”，一边大哭，使劲折腾了一番。直到把靠墙的架子弄翻，撞在了耕种机上，我才慢慢冷静下来。或许我已经疯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